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4月1日

星期二

诗歌

春色弥望（组诗）

□李永才

那年花开

那时缤纷。春风得意

所有的花朵，都会不辞而别

逝去的，无需眷恋

重生的，又是那么平凡而惊艳

仿佛春天的预言

在一地落英上，破茧成蝶

那一天，我追着蝴蝶的影子

走向无边的旷野

将雨水与青春的故事

留在三月的废墟。多年之后

我所笃信的雨季

已看不透，如此陡峭的河山

也说不服那些涌动的人群

整个春天，他们——

从绿色的外套和缭乱的花事中

挣脱出来，站在东山之上

叫卖春光。风是粉红的

遐想也不例外

春日阳和

走进江滩公园

凝神间，春风辽阔

阳光自由。谁还会在意呢？

那些缥缈的雾气

已幻化出楼阁的层次

季节的影子，开始清晰起来

这是一个属于海棠的早晨

等不及春雨，几时潇潇

园中的海棠，已提前找回了

丢失的春意

有阳光照拂，有海棠芳菲

一群草色的园丁，实在坐不住了

他们俯身于三月的园地

种花、种草，种下一片麦冬

也能长出一个春天

春雨如酥

春雨如酥，花过眼

习以为常的季节，习而无二致

比如阳光似春水

从时间之孔，倾泻而来

桃李井然有序，野花杂乱无章

那个顽劣的少年

走过明晃晃的春风，走过

荒芜已久的田园

身后的落叶，是你卑微的注脚

你走到一树桃花下

伪装杜鹃的叫声，瘦骨伶仃的样子

寄托于阳光，或者比阳光

更为自由的天空

——美好的时光容易流逝

又一年过去了

高山与流水，可以各执一端

但野草与闲花，却无法随意挑拣

从旧茅屋走出的人

对春风的属性，并不陌生

但我更愿意亲近，风日之上

独占芳菲的杏花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

神秘的刘家龙

□向咏梅

刘家龙的故事在洛带已流传300余年。当我约访刘家龙现在的负责人刘大祥的时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刘大祥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把刘家龙的故事娓娓道来，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一支客家人居然是刘邦的后代：相传中山靖王刘胜是他们的八十五世祖，而刘备是他们的一百零一世祖。

水龙舞

每年的七八月，洛带镇举办的水龙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与。

现在人们常说的洛带客家龙其实也就是指刘家龙了，这支刘家龙是清初从江西赣州入川时带来的，集中在宝胜村刘家大院，外界称之为“上川龙”，至今已经300余年。刘家龙分水龙和火龙两种，舞火龙一般是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以及春分时节，舞水龙多在七八月水龙节。1949年前水龙的作用主要是祈雨，如果是大旱三年的话，刘家龙就会以非常隆重的仪式祭拜后再舞水龙祈雨。祈雨时，他们会首先到刘家祠堂祭祀，然后搬开洛带甑子场八角井里的石头，掏干井里的淤泥，最后才开始舞水龙祈雨。据刘大祥说这是非常灵验的，刚开始掏八角井的淤泥时，天气就会变了，风起云涌，既而天就下起雨来。他说有的刘家舞龙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正式的这种舞水龙祈雨方式，因为大旱三年的日子不容易遇见。

刘家人最后一次舞水龙是1948年，当时的水龙是用原生态的谷草和翠色柳条扎成的九节草把龙，耍龙男子赤膊上阵，头戴柳条圈，众人用淘八角井之水泼洒水龙求雨，得以度过当年的干旱。1949年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舞水龙的习俗一度中断，仅保留了石头和彩蛋。

现在每年七八月政府举办的水龙节多为表演性质，作为“非遗”保存下来，从2001年恢复以来，共举办20届了。

2001年，龙泉驿区在成功举办两届火龙节

的基础上，于7月举办了1949年后首届“西部客家水龙节”，刘家龙在保留原水龙舞法的同时，在内容、形式和参与方式上作了较多的完善和补充。舞龙共有游、穿、腾、跃、翻、滚、戏、缠组图造型等动作和套式，充分展现龙的精、气、神、韵。龙能否舞动起来，它的必要条件是有众能各司其职的队员，还需要有深谙舞龙技艺的教师，以及一套活灵活现的龙具，要求选手有武术、音乐的基础，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聚集在一起打磨。舞龙的步伐和距离最重要。步伐的口诀是：“龙脑壳走龙心脚，二三节参（左右迈开）两脚，过了的脚踩脚（踩前一个人的脚印），龙尾巴对龙脑壳”。舞龙者之间的距离要求亦有口诀：“龙头跨一尺，二节跨一尺二，三节后递增一寸”。据刘大祥说，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由龙头控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舞出来的龙才具有灵动性，才是活龙，否则就会成死龙、懒龙。最前面耍宝的人（喂宝人龙头）的人要讲究配合，因为他一个人在前面，行动比较灵活自由，要替龙队规划好行进路线，并选择驻足表演的控制点。刘家龙有摆阵、破阵、钻龙格、扯龙须4种表演形式，且以滚龙、蟠龙、行龙、仰龙等为主。风格粗犷质朴，再配以川剧的打击乐器锣、鼓、钹等，声势浩大热烈。现在的水龙节热闹非凡，纯为娱乐性质，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参与。舞水龙时，游客们拿着水桶、脸盆等舀水往舞水龙的人身上泼，游客之间也会互相泼水，特别是看到帅哥靓女，很多就会使劲往其身上泼水，还有个说法是身上的水被泼得越多，来年运气会越好。

火龙舞

舞火龙一般是在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以及春分时节，此时舞龙，是为祈福，祈望一年红红火火，五谷丰登。刘家人在舞龙之前，会有一系列的仪式。现在刘家龙在舞龙前三天，刘大祥也会亲自带着所有参与舞龙的刘家男子到刘家祠堂祭祀，祈求祖宗保佑平安，祭祀时会用三牲（全猪、全羊、全鸡）进行供奉；然后要求所有舞龙的男子净身三天。

以前的火龙是刘家人自己用竹篾扎成，烟花也由刘家人自制。舞龙者白天出去拜年，晚上舞龙，舞龙者赤裸上身，只穿一条短裤，上下腾挪；观赏者用烟花喷龙，前后追躲。烟花是吉财的象征，烧得越红，吉财越旺。因此，舞龙的和观龙的攻防进退，煞是刺激，因此刘家龙也成为客家文化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项活动。

刘大祥说，舞火龙是需要一些杂技和智慧。舞火龙的刘家后人有一部分会专门去练就一些武艺，以应付出去舞龙时遇到其他人的刁难。这种情况，充满江湖味。火龙节与三国文化有一定联系，三国时诸葛亮擅长摆阵，而舞刘家龙的队伍通常会遇到这种需要破阵的情况，比如有一次，别人在一个装满水的大水缸里丢两个生鸡蛋，要舞龙的龙头不准用手，直接把鸡蛋拿出来，若拿不出来，这个火龙就得一直舞下去，这便是跑江湖的人常遇到的一些考验，需要应变者沉着

地方

斜源采茶记

□杨庆珍

上山采茶，是大邑人每年不变的踏青活动之一。说“活动”似乎不妥，准确地说，应该是劳动。采茶一词貌似诗意，仿佛《采茶调》的旋律一响起，身穿蓝花布裙、腰挎竹篓的采茶女便跃然眼前，轻快优美，实则并不轻松，人立于茶树前，身体前倾，目视前方，手臂前伸，一芽接一芽地采摘。不谙此活的人，估计两丛茶树没采完，胳膊就酸得发胀。没耐心的人，可能采不了二两就心猿意马，像童话里钓鱼的小花猫，跑去一边跟蜻蜓玩了。

我们的采茶地点在斜源山乡的一个小山村，名叫太子坪。大约在3年前，几个朋友合伙租了山民的几分茶地，每年上山摘些茶叶，也收购一些农民的鲜叶，再拿去附近茶厂，请师傅做一批红茶，各家分点，可以吃上一年。

所谓斜源，斜江之源也。高山丛林中的无数条溪瀑，聚拢合流为斜江，最终融入滔滔岷江。春日雨水多，透过车窗看去，水面明显已涨，明晃晃倒映着山影云影，以及两岸参差的杂树和庄稼。三四月的山野，满世界都是绿的，树叶、油菜菜、麦穗都是青绿一片。青山绿水，真实不虚。

山区海拔高，节令已过春分，早晚仍然寒凉。走在山坡上，看到三三两两的采茶人，有些老阿姨还穿着羽绒服。茶树正在萌芽，铁绿的枝叶丛中，冒出一颗颗鲜芽，小脑袋一样翠绿可爱。石缝间、悬崖上的春兰也正在开花，用悠远的香气抚慰躬身忙碌的人们。飞鸟在比赛美妙的歌喉，曲调如泉水般清灵。人听不懂鸟语，但从它们的对唱中，分明能感觉到一种愉快心情。

太子坪的这片茶树处于半野生状态，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集体时代栽下的老川茶。老品种的茶树，与今天扦插的良种茶不一样，它们以种子繁殖（有性繁殖），长势不甚健旺，加上产量低，经济价值不大，无人管理，茶树基本靠天吃饭，久之渐被遗忘。

书上说，老川茶的根系可伸展到数十米之深之远，去寻找水分和营养。我们脚下这片石头遍地的山林，正是老川茶扎根的家园。茶圣陆羽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何谓烂石？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烂掉的石头”。石头在风雨剥蚀中自然风化，形成富含多种矿物质的碎屑物，于茶树生长特别相宜，质地疏松，孔隙大，透水透气。相比之下，山下广袤的田畴，雪水滋养，土壤肥沃，盛产粮食和蔬菜，却不能产出优质好茶。

太子坪是个老地名，究竟从何得名，我问过几次村里人，皆语焉不详。这是一片相对开阔的山地，北纬30度，岷江山系邛崃山脉，大小山峰，重峦叠嶂，山山相环。烂石之上，遍生好茶。与茶树伴生的，除了青冈、马桑等杂树灌木，间或

风物

观白鹭筑巢

□何一东

相信不少成都市民对白鹭并不陌生。有人说“白鹭是成都的一张绝美名片”，非常准确。而诗圣杜甫在成都写下的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更让人过目难忘，对成都的自然之美心向往之。白鹭就像一只只可爱的精灵，飞翔在城市的天空、江河，带给人们快乐与祥和！

这么多年，我看见白鹭出现比较多的地方有：九眼桥头至望江公园旁的锦江，白鹭常在江面掠过，轻盈的身姿像仙子一般；老南门大桥的江边，成群结队的白鹭轻盈地站立在湖畔，优雅而高贵；浣花溪公园的沧浪湖，其名源于屈原之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湖周围环境优美，湖水清澈，常有白鹭在此飞翔栖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百花潭公园那里的白鹭，也为数不少，它们在锦江翩然起舞，带来许多诗情画意。

虽然看了多年的白鹭，也拍了一些照片，但基本上都是远距离观看，很少近距离了解。今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下午，我前往高新区江滩公园一游时，却意外地发现这儿有不少白鹭和苍鹭在湖中小岛茂密的树上筑巢，我便在距离不远的步道上停留，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许久，发现了它们一些有趣的事儿。

小岛四面环水，是无法进入的。一眼望去，高高的树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鸟巢，有已筑好了的，还有不少是“半成品”。我看过喜鹊在锦江边树上筑的巢，像险盆一样大，粗犷豪放。白鹭的巢比喜鹊的要小一些，也主要由树枝筑成，不像白头翁等鸟儿的巢那样“精致”，这也与它们的体型相吻合吧。

我看见，绝大多数“半成品”的巢中，有一只白鹭在守护，另一只白鹭则在外面去寻找“建筑材料”。当它叼着一节树枝飞回巢中时，巢中的白鹭便抬起头，张开修长的喙去“迎接”，然后将树枝插放在巢中。而找“建材”的白鹭则小憩一下，又张开翅膀，向远处飞去继续当“搬运工”。有意思，想不到它们分工还挺明确的呢。

有一只大白鹭叼着一根和长筷子差不多长的树枝飞回巢中，迎接它的白鹭张开喙，但可能树枝太长了，它起码有几分钟也没接住。我有点纳闷：为啥叼树枝的白鹭不把“建材”扔在巢中呢？而非要将树枝放在伴侣的喙里？看来，它们也是讲“原则”的吧？

有一只白鹭很会“就地取材”，它并不像其他白鹭那样飞到小岛之外的地方去寻找树枝，而是飞到小岛一棵小树上，用喙叼住一节比较干枯的树枝，晃动着小脑袋，左一下右一下地准备将树枝“掰断”。我心想这也太有难度了吧？但白鹭锲而不舍，努力坚持了约三四分钟，终于将树枝“掰断”，然后拍打着翅膀，飞到另一棵树上的巢中，得意地将“战利品”交到伴侣的嘴里。哈哈，这小家伙也太聪明了！

当然，白鹭也有功败垂成的时候。一只白鹭叼着一节树枝从远处飞回巢中，谁知正在办“移交”，巢中的白鹭没接稳，树枝滑落掉下，两只白鹭显然很扫兴，彼此都鸣叫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在互相“指责”或是表示“惋惜”？过



了一会，负责“外勤”的白鹭又张开翅膀朝远处飞去。鸟儿们筑巢真是辛苦啊，不知要飞多少个往返，无数次寻找，才能搭建好一个巢。

我还看到一幕“小两口”筑巢时的无计可施和焦急。一般来说，鸟儿筑巢，都会选长得比较茂密的树和有3个枝丫的地方，这样巢才好搭建和稳固。因湖中小岛的树不太多，而好的“口岸”又被那些长得壮实的白鹭和苍鹭占据，这一对体型较小的白鹭只好在一棵单薄的树上准备筑巢。这棵树枝丫很少，一看就是不适合筑巢的。但这“小两口”实在找不到好的地方，只好硬起头皮到这棵树上筑巢。它们各自叼着一节树枝，在树上左看看右瞧瞧，跳上跳下，就是找不到下嘴的地方，但它们又不愿放弃，就这样在树上僵持着，互相看着对方，一筹莫展。我看看它们的模样，心里暗暗替它们着急：是啊，没有“新房”，怎么进“洞房”，怎么繁衍后代？无可奈何，只有一声叹息！

这边这“小两口”为筑巢而苦恼不已，那边的一棵树上，两只白鹭已筑好一个巢，“夫妻俩”很开心很放松，不顾众目睽睽，忍不住公开秀恩爱，那个甜蜜劲儿，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正看得起劲，感慨颇多，突然白鹭苍鹭云集的树上一阵喧哗，两只不同巢中的白鹭不知为何原因打了起来，互相用喙猛啄，彼此追逐。一只白鹭体力不支，从树上逃到树下，躲进草丛中，它身上的羽毛也被对手啄下一片，在空中飘落。争斗，在动物世界也是无处不在啊！

一棵光秃秃的树枝上，站立着一只白鹭，一声不吭，望着天空，显得孤独无助。我用手机“变焦”功能将它放大拉近，发现白鹭的脚掌部分缠着或钩着一长节像鱼钩的东西，估计是它在其他地方觅食时不小心“中招”了。真是可怜！我想起有的人居然在锦江边用弹弓打鸟，令人愤慨！

夕阳西下，江滩公园筑巢的白鹭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返回，辛苦一天的它们也该歇歇了。放眼望去，公园的四周，则是大片的高楼大厦，那一个个密集的房间，与“鹭岛”上白鹭们筑的巢何其相似。渴望、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应该是我们与它们的共同心愿吧！